

第十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 不会改变

任 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化学专业 2009 级)

### 一

妈妈站在菜板前，微微向前倾着身子，左手拢住食材，右手拿过菜刀，乒乒乓乓的切。然后下锅，偶尔是噼噼啪啪的声响，偶尔是咕嘟咕嘟的宁静。热气升腾中，妈妈的额头上出现亮晶晶的汗珠。终于，她满意地一笑，起锅、盛菜、开饭……

记忆里这幅画面总是轻易的浮出，或者是一个温暖的夏天的正午、或者是在那漆黑的冬天的傍晚，还有难以计数的清晨，这样的一幕一次又一次的循环着。

妈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大厨师，从小时候到现在，总是可以从她的手中接过一碗碗洁白香糯的米饭、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菜，或者是带着好吃的卤的面条、包含了无限可能的包子饺子。这样的饭我一口气吃了 16 年，直到高中开学，我住在学校、吃在学校。我那时以为上了高中就再不能每天吃到妈妈做的饭菜。

### 二

妈妈是铁路职工，她的工作总是很忙碌。我曾坐在妈妈蹬的自行车的后座和她一起去过单位，看着她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在纸上

写写画画，有时也会停下来侍弄着窗台的花。

小时候，妈妈作为水文工程师经常要到铁路沿线检查线路，她每次出差我都大哭。后来有一次妈妈要出差学习，前一晚我却发烧了，第二天妈妈便请假了没有走。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那场小病，妈妈错过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学习经历，很大程度的影响了职称的评定，但是对此她却绝口不提。许多年之后当我知道了，问起她这件事，妈妈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

### 三

我愿意陪妈妈逛菜市场，看着妈妈挑选蔬菜和肉蛋、帮着妈妈提着买好的食材，那时候真是能满足一个儿子可以守护妈妈的英雄情结。

在市场里总是妈妈一边挑选要买的东西，我一边想象着这些简单的玩意在妈妈手里变成美食的过程，妈妈就是一个魔术师。

从市场往家走的时光也有趣。住在小城镇，路也不远，所以总是喜欢走，而且还能和妈妈聊天。记得有一次，看见路上两辆车碰到了一起，两边互不相让，声调逐渐加高，吵得我心烦。我就想起妈妈告诉我的一句印度谚语，“是狮子不必大声吼”。妈妈从不严肃刻板的教我什么大道理，都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故事，可是不管多久我都记得。

有妈妈在，儿子就不会走错路。

### 四

上了高中，所有学生必须住在学校，我也不例外，虽然从我家距离那依山而建的学校不过十几分钟。住校倒不会使我想家，因为

爸爸是我的数学老师。

开学不到一个月，妈妈就张罗着要以后天天给我送饭。她说食堂的饭菜不好吃还没有营养，而我还在长身体，得吃些可口的。可能是青春期的男孩都有的自负的小情绪，我开始极端抵触，认为别的同学吃得了我怎么就不能呢。在我的坚持下，妈妈妥协着，每周在爸爸有晚课的日子带两次。可是不长时间之后，食堂的新鲜感一过，好感顿失，我就开始盼着能天天吃到家里的饭。

于是妈妈便在每天下午下了班，匆匆赶回家给我做饭，变着样的做各种我喜欢吃的饭菜，然后再匆匆的爬着山坡把刚做好饭菜送到爸爸的办公室。

许多个寒冬的傍晚，妈妈提着饭菜送到爸爸的办公室，怕饭菜变凉、也怕我时间来不及，妈妈总是急匆匆的赶路，以至于在零下十几度、甚至是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里，口罩的边沿和眉毛上都有水汽凝结的冰雾，摘了帽子可以看得见她头顶氤氲的热气和额头细密的汗珠。妈妈喘着气在一旁看着我大口吃下刚刚做好的饭菜，她说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她特别的幸福，其实那感到幸福的人不更应该是我么。

就这样，我又吃了三年妈妈做的饭。直到来到天津上学，这回真的再不容易吃到妈妈做的饭菜。

## 五

高考考完走出考场，爸爸妈妈都在。那天我们一家三口从考场散着步走回家，高中三年未有的闲适。夕阳斜照过来，侧过头时不经意发现妈妈几根白发，像是明目张胆的暗示着什么。

十九个春夏，儿子早已长大，从当年以几十厘米的身长安静的躺在她的怀里到已经超过一米九的身高笔直地站在她的身旁。

可是一切又都没有改变。比如，我们三个人相亲相爱的幸福。

## 六

一个人在天津，每次去市场或者超市买东西总是要绕到买蔬菜的摊位转转，看着和家里买的一样的土豆、白菜……微笑着想象爸爸妈妈此时在家可能做些什么。

学院的通知栏里总是更新着和遥远的学校的交流项目的报名通知。班里的同学奔波着办护照、考英语。我呢，还是盼着假期快快到来，我要回家陪妈妈买菜、在厨房一边和妈妈聊天一边打下手。

前天给妈妈打电话，她说等我回家要给我包包子呢。妈妈的声音充满着喜悦的情绪一如从前。这一切，从未改变，而且也不会改变。